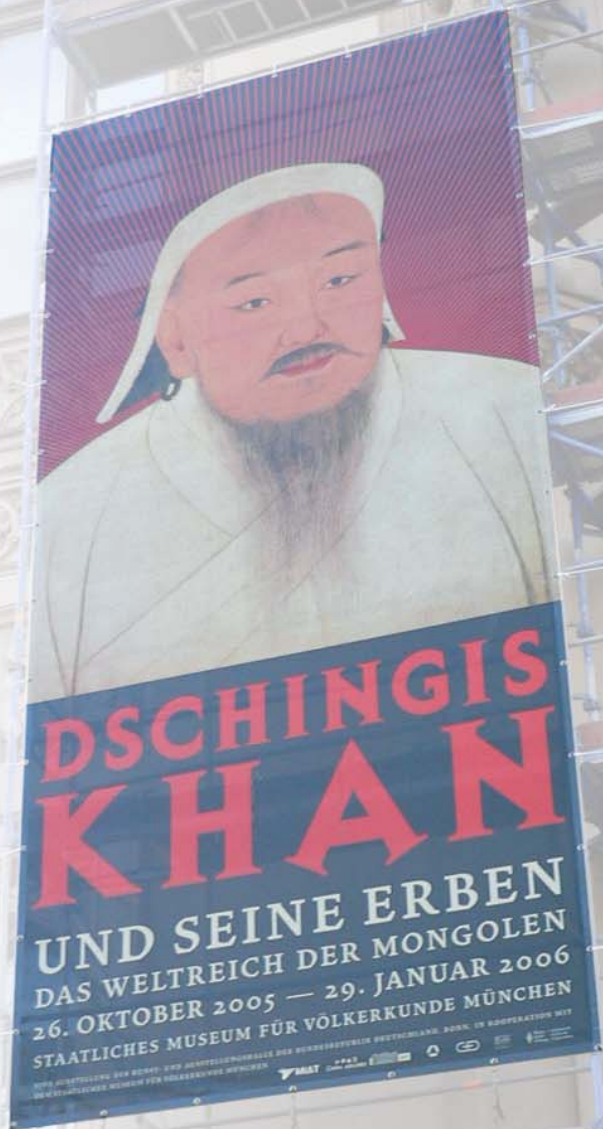


蒙古帝國的異地光華

— 慕尼黑佈展記實

展覽緣起

由德國波昂聯邦藝術展覽館 (Kunst- 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) 所策劃的「蒙古帝國—成吉思汗及其世代」(The Mongolian Empire: Genghis Khan and his Heirs) 特展，於二〇〇五年九月廿五日結束波昂的首展之後，旋即於十月中移師慕尼黑人類學博物館 (Staatliche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München) (圖



二)，續做第二站的展出。

以蒙古文化為規劃主軸的大型展覽，近年來，似乎已成爲博物館界十分熱門的命題。民國九十年十月，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即舉辦過「大汗的世紀—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」特展，結合故宮本身所典藏的書畫、器物與文獻圖書，具體勾勒出元代文化的豐富面向。而彼岸的北京中華世紀壇，也在二〇〇四年六月推出「成吉思汗—中國北方草

裝置於人類學博物館外壁的展覽看板。

劉芳如

原游牧文化大展」，匯聚內蒙古幾個博物館的藏品，加上巨大的蒙古包，引領參觀者重返草原民族的歷史場景。

元太祖鐵木真（一一六二—一二二七），於十三世紀初期，締造了歷史上橫跨歐、亞兩洲的空前大帝國，贏得「成吉思汗」的封號。他在中世紀所扮演的世界征服者角色，不僅使世人對他充滿了畏懼與崇敬，也讓八百年後的歷史家和考古學家興生起深入探究的興趣。

「蒙古帝國—成吉思汗及其世代」特展，便是站在一種宏觀的角度，除了遴選帝國時期的文物，更試圖上探蒙古民族的歷史源頭，同時向下延伸到近、現代的文明表現，藉以全面形塑此一族群的發展脈絡與學術研究的重要性。

德國聯邦藝術展覽館的策展人 Henriette Pleiger 女士，有鑒於台北故宮富藏有蒙元時期的精品文物，早在二〇〇四年初，即向故宮提出借展邀約，幾經研商，始決定出借〈元代帝半身像〉一組八幅、〈元代后半身像〉一組十五幅、〈元人射雁圖〉、〈元趙孟頫古木散馬〉、〈元人畫鷹〉、〈元趙雍春郊遊騎圖〉、〈元朝秘史〉、〈聖朝混一方輿勝覽〉

圖一 德國慕尼黑黑人類學博物館外觀。





圖二



圖三

和〈伊斯蘭銅回文豆〉等，共計九組件藏品。其中，因考慮到紙絹類文物質地較脆弱，每次選展不宜超過二個月，遂將繪畫部分再分做兩批，各在波昂與慕尼黑展出的一半。

有關故宮文物包裝和運送赴波昂的過程，書畫處洪順興先生已有專文介紹，敬請讀者參閱第二七一期的《故宮文物月刊》。筆者忝為故宮派赴慕尼黑的押運與佈展人員，願藉斯文，將此行所見，形諸於文字與圖像，讓未能親往慕尼黑黑人類學博物館參觀的國內藝術愛好者，也能夠感同身受，分享故宮精品在異國所綻放的奕奕神采！

國寶旅行

九十四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二時，一部大型的氣墊車已經等候在故宮文獻館的門外，這裡，正是每次故宮文物出國的起點。四點整，漆成粉綠色的文物箱被送入氣墊車，隨即在四部車的前後護衛之下，裝載著包含〈元世祖忽必烈像〉在內的十三幅元代繪畫，正式踏上旅程。

由於陪伴國寶旅行，沿途有警車鳴笛前導，一路通行無阻，很快地安全抵達中正機場貨運站。在這裡，文物箱必須被細心地包裹、固定在貨櫃內，名之為「打盤」。為了與同機的其他貨物區隔，負責運送故宮文物的中華航空公司，特別在櫃外繫縛醒目的華航布條，同時貼上紅色膠帶，因此一望即能辨識出其重要等級。

十月十九日，德國時間上午七點鐘，飛機降落法蘭克福國際機場。甫出空橋，即望見德國貨運公司的代表熱切相迎。在他的陪同下，我快速完成通關手續，趕往文物下機後停放的貨運倉（圖三），並讓文物箱換乘氣墊車，由陸路運送至慕尼黑。法蘭克福距離慕尼黑有將近五小時的車程，下午三點鐘，文物車順利抵達慕尼黑黑人類學博物館（圖二）。

由於文物送達館區後，尚需靜置二十四小時，始得開啓箱櫃。因此當天我並不能立即參與佈展工作。在展覽負責人 Dorothee Schäfer 女士的引領下，我先到展場繞行了一趟。只見偌大的展廳中，堆放



圖四

圖一 與法蘭克福的接機人員在貨運站合影。
 圖二 故宮文物運抵慕尼黑人類學博物館。
 圖四 漆成粉綠色的故宮文物箱，結構堅實亦兼具美感。
 圖五 德方工作人員細心檢視〈聖朝混一方輿勝覽〉。

著許多來自不同借展單位的文物箱。佈展人員採取分組的方式，各自進行著展品的檢視與上架的工作。看到絕大部分的箱櫃，材質都非常素樸、簡單，我內心不由得興起了幾許得意之情，因為故宮的文物箱不僅堅固，兩批文物，還分別漆刷成粉紅與粉綠色，兼具辨識與美觀的雙重效果。（圖四）事實上，館方的工作人員也對故宮運送文物的審慎態度讚譽有加，甚至抱著期待的心情，來猜測即將看到的箱櫃內部，又是何等樣的面目呢！

在展場中，還見到了人類學博物館的 Claudius Müller 館長，雖然是第一次晤面，但是從他衣裝簡便，在陳列室中來回穿梭，參與佈展討論的形象來推想，我相信館長必定是一位態度親和，經常與館內同仁並肩工作的好長官。

傍晚時分，我告別 Schafel 女士，前往博物館幫我事先訂妥的 Condor 旅館。該旅館位於卡爾斯廣場 (Karlsplatz) 附近，正值慕尼黑的市中心區。距離人類學博物館，需時約半個鐘頭的腳程，沿途不乏歷史悠久而造型典雅的博物館、市政廳和大教堂。儘管市區內公車、地鐵四通八達，但是在佈展的那幾日內，我還是偏好安步當車，以便細細品味這座充滿藝術氣息的古老城市。

點驗與裝置

經過一夜好眠，十月二十日上午，我來到人類學博物館，與由波昂聯邦藝術展覽館派遣來的工作

團隊一起搭檔，展開文物點驗與佈展。由於二〇〇三年故宮文物來德國舉辦「天子之寶」特展時，彼此原已建立起良好的默契，此番老友重逢，再度合作，儘管改變了工作場域，仍然了無陌生之感。

上午，我首先與 Dirk Ferlmann 先生一起進行〈元朝秘史〉與〈聖朝混一方輿勝覽〉的檢視（圖五）。〈元朝秘史〉紀錄的是元太祖與太宗（一二二九—一二四一）兩朝大事，原文以回紇式蒙文撰寫（一二四〇年成書），但已佚失，現存為明代洪武二年（一三六九）的漢譯刊本，是研究蒙古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。而元大德年間（一二九七—一三〇七）



圖五

重刊的〈聖朝混一方輿勝覽〉，則詳列有元朝十四個地區的輿圖，足可補苴《元史地理志》之不足。

這兩冊善本古籍，先前已在波昂展出過三個月，基於維護古物的前提，到慕尼黑展示時，特



圖六



圖七

圖六 陳列故宮善本書的展示櫃。

圖七 故宮〈伊斯蘭銅回文豆〉被陳列於四面透明的玻璃展櫃中，視野開闊而充滿現代感。

別翻開不同的頁面，以免紙張承受過多的光照。等兩書布置妥當（圖六），我隨即以電話和台北故宮取得聯繫，報告所展出的頁數。

午後，接著點驗〈伊斯蘭銅回文豆〉，器物部分的布置是由Alexander Hövener先生負責。這件銅豆屬於西亞民族使用的酒皿，器表遍佈連珠紋和幾何樣式的花葉，紋飾異常細膩優雅，外型則類似一只上寬下窄的高足碗。我原以為固定這樣的器皿，勢必要在底部添加粘黏物，沒想到Alexander僅將它直接放置在以鋼索懸吊的玻璃板上。（圖七）經詢問後，他告訴我因為德國地區從未發生地震，所以毋

需擔心文物搖晃、傾倒的問題。原來不同地區的博物館，自有其因地制宜的懸殊處理方式，我顯然是多慮了。

至下午三點半，我昨天送來的繪畫類文物已經符合開箱的時限。於是，等銅豆安置完畢，我再度和DZ會合，接著進行〈元代帝半身像〉和〈元代后半身像〉的點驗。

此次到慕尼黑的帝王像，計有世祖、成宗、武宗、寧宗等四幅。帝后像則有武宗后、仁宗后、明宗后、寧宗后，和另外三位未繫標題的皇后，共計七幅。在波昂展出時備受矚目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像，雖然無法現身於慕尼黑，但是所有的看板、海報與畫冊（圖八）、展覽摺頁（圖九），還是以這張畫像為主角。為了彌補缺憾，館方特別印製了與原作同大的複製畫，闢專櫃予以陳列（圖十），足見他們重視此作的程度。

在整個文物點驗過程中，德方雖然先參考故宮所提具的狀況紀錄，但是作風謹慎的德國工作人員，依然在他們的表單中，重新逐一標記文物現況（圖十一），最後才由雙方簽字認證，因此花費的時間相當冗長。六點多，兩冊的點驗終告完成，我們決定結束當天的工作，待翌日再行佈展。

十月二十一日一整天，將帝后像與〈元人畫鷹〉、〈趙雍春郊遊騎圖〉兩軸陸續裝置完畢，我的佈展工作也告一段落。接下來的任務，還有將點驗報告正本封存文物箱，以及將點驗報告影本於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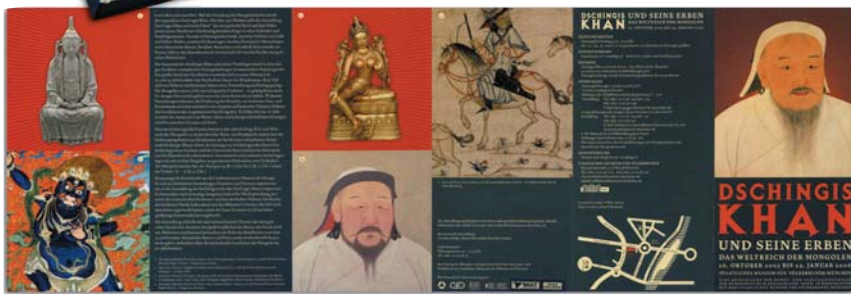
圖八 德文版的《蒙古帝國—成吉思汗及其世代》特展圖錄。
圖九 展覽摺頁上，印有故宮的〈元太祖成吉思汗像〉及〈元世祖忽必烈像〉。
圖十 〈成吉思汗像〉的原寸複製畫，被單獨陳列於展室重要位置。
圖十一 工作人員檢視並登錄〈元武宗像〉的保存現況。



圖八



圖十



圖九



圖十一

三日（週一）送呈我政府駐德國慕尼黑辦事處。
展場掠影

本次特展正式推出的日期，是十月廿六日到九十五年一月廿九日。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四到六時，

館方在入口大廳舉行開幕酒會，除博物館同業外，亦邀約各個借展國家的代表共襄盛舉。當然，我國派駐慕尼黑辦事處的劉俊滿處長，也在邀請之列。我爲了能爲順利拍攝展場內文物陳設的實景，事先已特別向館方申請，獲准提前在兩點多鐘進入

圖十二 藏青色的展櫃，極能烘托〈元代帝半身像〉的皇家氣息。

圖十三 為了遮蔽外光而設置的圖像看板，是展場中極具巧思的美術設計。



圖十二



圖十三

會場，成為最早欣賞到這次展覽的頭一批觀眾。

人類學博物館雖是一棟擁有百餘年歷史（一八六八年建）的巴洛克式建築，但是為了此次特展，館方策展人員在展室規劃上，投注了許多巧思，替不同的主題，營造出迥異的色調與環境氛圍，充分發揮了亦古亦新的展場特色。

例如陳列〈元代帝半身像〉（圖十二）與〈元代后半身像〉的展櫃，就刻意塗裝成藏青色，搭配以米黃色系為主的作品，和白色牆面，互成鮮明對比，極具烘托的效果。

另外，為了避免陽光透射過建築物原有的大

窗，影響文物所能承受的照度，每個窗戶的位置，都被放大的圖像巧妙地遮蔽起來，一方面有效隔離了強烈的外光，而這些圖像也因為窗戶微微透過的光線，化身成為展場最佳的美術看板。（圖十三）除了故宮的展品，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尚有法國吉美博物館的〈元代白瓷觀音像〉，由於展櫃完全以透明的玻璃組成，遠觀時宛若觀音騰空冉冉浮現，洋溢著神秘與空靈的氣息。（圖十四）又如，借自蒙古博物館的十九世紀〈金銅佛像群〉（圖十五），亦有異曲同工之妙，直教人驚歎真是諸佛來會矣。尤其是部份展區的燈具，規劃了感應裝置，觀眾靠近時，光線才會悠悠然點亮。這般的设计，無疑使得展場空間顯得通透而開闊，即便穿行在眾多展品與展櫃之間，也因為視野的貫穿無礙，絲毫覺察不出擁擠與促迫。

總計「成吉思汗及其世代」特展全部的選件，一共有四百八十七件之多，分別來自蒙古、巴黎、聖彼得堡、伊朗、東京、台北和德國本地的著名博

圖十四 〈元代白瓷觀音像〉
的陳設方式，讓觀音宛若憑虛御風。

圖十五 〈十九世紀金銅佛像群〉的展櫃，鏡有諸佛來會的莊嚴意象。

圖十六 十八世紀蒙古民族的宗教慶典服飾，裝綴華麗繁縟，是工作人員花兩天時間組裝的成果。



圖十四

物館。因為考量到展場空間與維護珍貴文物的前提，並非所有作品全程一次展畢，部分展件必須採取分組方式，在波昂與慕尼黑兩地展覽。儘管如此，涵蓋有繪畫、輿圖、善本古籍、建築雕刻、服飾（圖十六）、銅器、佛像、兵器、文件、郵票、紙幣，乃至當代印刷的展品種類，依然將展室裝點得變化多端，令人目不暇給。

展出後記

目睹了故宮蒙元時期的九組文物，此番跨出國門，能夠在異域受到重視，綻放光彩，身為借展單位的一員，也同感與有榮焉。

當然，要策劃類似性質的跨國借展，所需投注的人力、物力和時間，遠遠超過單純的典藏展，但



圖十五



圖十六

畢竟每座博物館都有它本身的強項和侷限，藉著大型的展覽，將原本屬於不同單位的文物，重新凝聚與組合，賦予新的文化義涵，必然會是未來館際合作的共通趨勢。

故宮擁有舉世稱羨的典藏，如何透過跨國借展的方式，參與策展與研究，讓眾多海內外藝術同好，更深入了解中華文物蘊藏的歷史意義，應該是值得繼續耕耘的新天地吧！

參考書目及網站

1. 石守謙、葛婉章主編，《大汗的世紀—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》，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一。
2. 愛默生，〈草原、游牧、帝國夢—蒙古帝國：成吉思汗及其世代〉，網址：<http://www.oui-blog.com/emerson/archives/006708.html>
3. Dschingis Khan und seine Erben das Wehrreich der Mongolen. München: Kunst- 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, Hirmer Verlag GmbH, 2005. 《蒙古帝國：成吉思汗及其世代》德文版特展圖錄。